

名人与读书

陈晋：向毛泽东学读书

一代伟人毛泽东是怎样读书，如何看待读书的呢？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毛泽东读书，学习毛泽东读书的态度和精神？

读书人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读的书，其保存下来的藏书就有1万余种，近10万册，而其读而未藏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，更不知几何。从他随手在书上的眉批旁评中，多多少少能体会到一个特别真实和富有生动个性的毛泽东。例如，1969年在武汉读《南史·陈庆之传》，他的批注是“再读此传，为之神往”。为何神往，神往什么？都值得体会琢磨。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，我们可视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，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里期待、智慧愉悦、审美满足。其中的快感，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一般难为外人道之。况且，没有读过的书，对人们来说，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，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：未知的东西，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，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。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，也是一种人格的挑战。挑战应战而胜之，却正好是毛泽东鲜明的人生个性。

真读、真学、真思考 毛泽东读书，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、对真理的一种渴望。有这种渴望，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、真学、真思考。什么叫真读真学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。

一、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。早年，他通过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；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学英文，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对照起来读。

二、相同的题材内容，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。例如，他读美国历史的书，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、北大图书馆去借，还专门交代说，不光要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，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。

三、除了写读书批注外，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。他不仅自己读书，读完以后还常常和别人讨论。在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

的《战争论》读书小组，每天晚上读10多页，然后各自谈看法。

通过读书吸取知识甘露的同时，毛泽东还积极思考，善于将书间之道用于自身的发展。概括起来，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。

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。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这时候靠读这类书打下的。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，他偏好以王夫之、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，诸如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、曾国藩的《经史百家杂钞》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《论语类钞》等等。这类书在立志、修身、处世方面很有用。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的西方著作和有关西方的著作，比如郑观应的《盛世危言》、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、斯宾塞的《群学（社会学）肄言》以及卢梭、亚当·斯密等人的著作。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。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，特别是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等人的著述。第四类是《共产党宣言》等马克思主义书籍。

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 对毛泽东来说，读书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，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，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，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，也是一种独特的对话，一种与古人今人、中国人外国人的思想交流。因此，读书学习既是一种人生责任，也是一种历史责任。读书、编书、荐书和讲书，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，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。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，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，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，提供的知识，积累的经验，是如何吸收、扬弃和发展的。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，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。也就是说，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“胸中日月”，到他通过实际行动积累和创造的“人间天地”，是有迹可寻的。

（来源：天津日报2010年3月2日版 庞恩旭推荐 洪晓雯摘编）

传统文化

千年学府——岳麓书院

岳麓书院始建于976年，是世所罕见的“千年学府”，比西方最早的大学还早了很多年。大量名人与之有关，古代有朱熹、张轼、胡宏、王夫之、魏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，近代有谭嗣同、陈天华、黄兴、蔡锷，中共革命领袖毛泽东、蔡和森、邓中夏、李达等也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联系。今天的湖南大学就位于岳麓书院的旧址附近，并且用此名冠于一正式招生的二级学院。

岳麓书院在南宋走向鼎盛与两位理学大师张栻与朱熹的影响分不开。南宋乾道元年（1165年），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，开始修复岳麓书院。岳麓书院修成后，由张栻（字敬夫，号南轩，四川绵竹人，和朱熹、吕祖谦并称“东南三贤”）主持书院教事。张栻为这次重建岳麓书院撰写了《岳麓书院记》，这可以算是岳麓书院教育史上的经典文献。其中，他指出岳麓书院的培养目标，“侯之是为举也，岂特使子群居佚谈，但为决科利禄乎？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？盖欲成就人才，以传道而济斯民也。”至于这种“人材”的标准，张栻强调了其内在人格的精神力量，他说：“仁，人心也，率性立命，位天地而宰万物者也。”张栻相信，只有充分扩充、发展自己的主体道德意识，才可以建立一个和谐、完善的社会秩序。这种重视培养人格的目标，不仅形成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，而且也是整个书院的教育理念，以后一直受到历代教育家的推崇。

乾道三年（公元1167年），朱熹来访，与张栻论学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“朱张会讲”。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，时人描绘为“一时舆马之众，饮池水立涸”。这次会讲，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，所以不仅是长沙，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。朱张会讲之后，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，元代理学家吴澄在《重建岳麓书院记》中说：“自此之后，岳麓之为岳麓，非前之岳麓矣！”绍熙五年（1194年），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，朱熹任湖南安抚使，再次来到潭州，重整岳麓书院，并将之在白鹿洞书院所书的《白鹿洞揭示》带到了岳麓，称为《朱子书院教条》。经过他的整治，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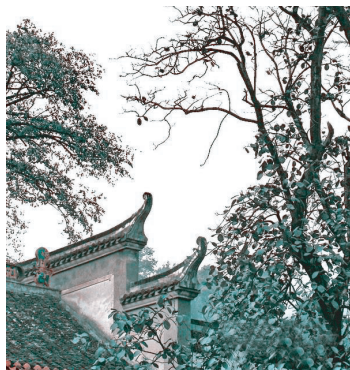
与此同时，其他学派的学术大师也在岳麓书院展开学术会讲。当时湖湘士子闻风而动，纷纷来此研习理学，形成了一个学术主旨接近、且有一定规模的湖湘学派，在南宋政治界、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，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，为理学思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后，它的办学规模、成就和影响均进一步扩大，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。

湖湘学派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。这里从教的学者强调，一切学问必须有益于治国安邦、国计民生，才具有价值与意义。在教学过程中，岳麓书院重视培养学生治国安邦的才能，以及传授有关国计民生的知识，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。

南宋张栻就鼓励学生将道德精神的修养和经邦治国的功业结合起来。他要求学生能够学习那些“世之兴废，生民之大本”的有关国计民生的种种有用学问。故而，岳麓书院在宋代就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传统。到了清代，许多著名山长均将经世致用之学摆到重要地位。王文清主持书院期间，制订了《岳麓书院学规》，将“通晓时务物理”作为教学内容。主教岳麓书院27年之久的山长罗典，也注意将品德教育与时务结合起来。他的教育主张是：“务令学者陶冶其天趣，坚定其德性，而明习于时务。”岳麓书院山长贺长龄，也是一个以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而闻名于晚清的重要学者，他和魏源主持编撰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成为推动晚清经世致用学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著作。经世致用的教学传统对于岳麓书院发展成为一所现代大学，起到了十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“实事求是”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一种优良传统和思想方法，它最早见于《汉书·河间献王刘德传》：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。”宋代湖湘学者坚持并论证了实事求是的学风。宾步程在岳麓书院题写的“实事求是”四个字深刻影响了毛泽东、邓小平，以及整个中国历史。

（李爱民摘，进一步阅读可以参考李广生：《趣谈中国书院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02年。）



读书方法

原汁原味才是真

——叔本华论读书之原著篇

一般人都喜欢读那些介绍或评论古今大思想家的书，却不去阅读原著，因为他们习惯于阅读新出版的东西，又因为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他们觉得现今庸人的浅薄平淡的语言比伟人的思想更容易理解。我很幸运，在童年时就读到了施莱格尔夫美的警句，并把它奉为圭臬：“你要常读古书，读古人的原著，今人对他们的论述没有多大意义。”

平凡的人，好像都是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，彼此多么相似。他们在同一个时期产生的思想几乎完全一样，而他们的意见又是同样的鄙俗。庸人所写的劣作，只要是新出版的，自会有愚蠢的人们爱读，而宁愿把大思想家的名著束之高阁。

平凡的作品像苍蝇一样每天在繁衍，人们只因为它油墨未干而争先阅读，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。这些无价值的东西在几年之后必然被淘汰，实际上它一出生就应该被遗弃，只能作为后人助谈的笑料。

无论什么时代，都存在着互不相干的两种文艺，一种是真实的，另一种虚有其表。前者是由科学或文学而生活的人所创造的不朽之作，他们的工作是严肃而深刻的，然而非常缓慢，欧洲在一个世纪中所产生的这样的作品不超过十部。另一种是靠科学或文学而谋生的人编造出来的，他们振笔疾书，在鼓噪颂扬声中每年有无数作品上市。可是数年之后，不免产生疑问：它们显赫的声誉如今安在？它们本身又消失到哪里去了？因此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不朽的文艺，而后者是应景之作。

（陈安澜译）

天之庶子PK天之骄子

英语0801班 刘珍

往往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行走在二流的大学校园里，可能学了三流的专业，但言语行动之间却满透着名校的风格。他们谈话出口成章，他们做事雷厉风行，他们立志高远，孜孜不倦的追求着，企图弥补自己未能实现的名校梦。他们不能被称作天之骄子，他们是天之庶子，但他们有着骄子一样崇高的理想。有理想有行动，事在人为，一切皆有可能，庶子也未尝不足与谋。

清华北大骄子的大名早如雷贯耳。他们不是状元即是榜眼，拿过奥数奖，得过省级、国家级、甚至国际奖项，偶尔可能有一个学习不太突出的，那么他必定是某一方面造诣匪浅的特长生；他们走路如奔、谈吐高明，办事高效，学习成绩尤其没的说，历来以高、精、尖的人才类型著称。

听得一个说清华某男生热爱学习的段子。某晚十点左右，自习室灯光落尽，一男生在教学楼临关门最后一刻冲出自习室。跨上单车，一路高歌飞奔疾驰地向宿舍楼进军，在关门最后一秒踏进宿舍楼。其旺盛的战斗力和精准的测算水平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，令本人望尘莫及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钦羡仰望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另有一说北大某男生如何追到女朋友的高招。该男生先是写引经据典、幽默诙谐的情书。后来见发展进度缓慢，干脆工笔临摹了一张精要版的中国地图，醒目标出女友家和自己家的位置，并严谨地论证如此近的距离，接娶迎嫁成本不会太高，成家后也方便回家探望双亲，尽孝道之仪。最终赢得了中意女孩的芳心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都说名校学子恃才傲物，目空一切，敢做敢为欲与天公试比高。只是狂妄者有狂妄的资本，真正的英才绝不是浪得虚名。以理工科为主的清华学子却有着相当过硬的文字功底，其文笔流畅潇洒程度毫不逊色；以文史社科著称的北大却有着海内外闻名的光华管理学院，要知道该院开设的许多偏理工的课程让许多理科生叫苦不迭。

和骄子相比我们只能算得上是庶子。庶子可以仰望骄子的种种优越资质，可以羡慕他们、崇拜他们。但千万不要因为自愧不如而看低了自己。如果因自卑埋没了自己的才华，否定了自己潜在的能力，进而从此保持缄默，在骄子阴影的辐射下生活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身为庶子，虽然我们被贬出京城，学校的地理位置可能天高皇帝远。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此地的阳光雨露足够滋润我们茁壮成长；虽然我们的老师可能水平不一，但互联网、数据库让资源共享便捷易操作，轻轻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步入发达信息的高速公路，搜索到最新的资源。庶子一样可以听取名家讲座，可以参加各类比赛，可以发表奇文佳作，可以应聘高薪职位，唯一前提是，你自己要足够优秀。上帝是公平的，机会是均等的。不同的是有人总是努力改变着一些东西，自己，环境，这个世界；有的人却正襟危坐，期待着被改变。主动与被动，两种出发点注定指向两种不同结果。埋才，屈才，成才，得才，选择哪一种，向哪一种迈进，全在乎一思一索，一言一语，一举一动之间。虽身为庶子，一样可以成才，成大器。处处留心，步步为营，梦想就在不远的前方，在路上，全力追求才是正道！

【编者按：身在商大的，是不是还有那么点失落和自卑，那么刘珍同学的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给你一点启发。另，刘珍还向大家推荐“比尔盖茨给青年人的11条忠告”，《谈大学 究竟谈什么》等。】

名人与书

那些书只能放在脚下

（图书馆 王倩）

一次，中午休息时，因缺少枕头便随手拿了几本书垫于头下。一时间突然回想起，前苏联一部老电影里列宁小憩时的一个片断：工作人员在帮忙将一些书垫于列宁头下时，列宁看了一眼书急忙说：“不不不，这些书只能放在脚下。”尔后他亲自挑选了几本才作罢。

看似极简短的一句话，却蕴藏着深刻的含义。列宁的话，似乎是在告诉人们：书是有类别的，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可以靠近头脑的，更别谈那些要装进头脑的书。

那么按列宁所说，什么样的书才能靠近头脑呢？我想，也许只有那些丰富我们人类思维的书；启迪我们人类智慧的书；昭示我们人类未来的书——这些能带给人类文明、促进社会进步的书才是列宁所暗喻的能靠近头脑的书吧！

那么什么又是弃在脚下的书呢？应是低趣的俗品、庸涩的侃笑、短见的愚识，它们甚至是一种糟粕。列宁不肯把这些书置于脚下，是唯恐与之亲近的时候，混淆了他的思维、玷污了他的头脑。

多么极致的幽默！放在脚下的书，当然最终会被掷于地下，被人践踏，被人污染，成为垃圾。然而，置于头脑下的好书，它的价值会被人会被人欣赏，被人呵护，成为珍宝。

古今中外有多少名人学者，对读书、选书及其作用有着精辟的论述。然而话有千言，再深刻、再透彻，即使我们看过了、记过了，渐渐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很多我们也就淡忘了。

然而列宁极短的一句话，甚至看似玩笑的话，就让你幡然领悟到书的价值对人的思想的重要性。人的一辈子有读不完的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分辨，哪些书我们应该放在头脑下，哪些书我们只能放在脚下。

列宁一个微小而睿智的举动，让我有了一个对问题的主性思考，也许这就是伟人的经典所在吧！